

裨循而未顯其言馳使問主簿楊德祖應聲答之與帝心同衆伏其辯悟

王敦引車垂至大桁明帝自出中堂温嶠為丹陽尹

帝令斷大桁故未斷帝大怒瞋目左右莫不悚懼

陽秋鄧紀皆云敦將至嶠燒朱雀橋以阻其兵而未斷大桁致帝怒大為訛謬一本云帝自勸嶠入一本作噉飲帝怒此則近也召諸公來嶠至不謝但求酒炙王導須

更至徒跣下地謝曰天威在顏遂使温嶠不容得謝

嶠於是下謝帝迺釋然諸公共嘆王機悟名言

郗司空在北府桓宣武惡其居兵權

南徐州記曰徐州人多勁悍號

精兵放桓温常曰京口酒可飲其可用兵可使郗於事機素暗遣牋詣桓方

欲共犇王室脩復園陵世子嘉賓出行於道上聞信

至急取牋視竟寸寸毀裂便迴還更作牋自陳老病

不堪人間欲乞閑地自養宣武得牋大喜即詔轉公

督五郡會稽太守

晉陽秋曰大司馬將討慕容暐表求申勤平北將軍愔及素真等嚴

三東亭作宣武主簿嘗春月與石頭兄弟乘馬出郊

時彦同遊者連鑣俱進

石頭桓遐小字中興書曰遐字伯道温長子也仁至豫州

刺唯東亭一人常在前覺數十步諸人莫之解石頭

等既疲倦俄而乘輿向諸人皆似從官唯東亭奔奔在前其悟捷如此

夙惠第十二

賓客詣陳太丘宿太丘使元方季方炊客與太丘論議二人進火俱委而竊聽炊忘箸筭飯落釜中太丘問炊何不餹元方季方長跪曰大人與客語乃俱竊聽炊忘箸筭飯今成糜太丘曰爾頗有所識不對曰髮髻弗志之二子俱說更相易奪言無遺失太丘曰如此但糜自可何必飯也

何晏七歲明惠若神魏武竒愛之因晏在宮內欲以為子晏乃畫地令方自處其中人問其故答曰何氏之廬也魏武知之即遣還

魏略曰晏父蚤亡太祖為司空時納晏母其時秦宜

付何鯁亦隨母在宮並寵知子常謂晏為假子也

晉明帝數歲坐元帝膝上有人從長安來元帝問洛下消息潛然流涕明帝問何以致泣具以東渡意告之因問明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答曰日遠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元帝異之明日集群臣宴會告以此意更重問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爾何故異昨日之言邪答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

司空顧和與時賢共清言張玄之顧敷是中外孫年

並六歲

顧愷之家傳曰敷字祖根吳郡吳人滔然有大成之量仕至著作郎二十三卒在牀

邊戲于時聞語神情如不相屬瞑於燈下二兒共敘

客主之言都無遺失顧公越席而提其耳曰不意衰宗復生此寶

韓康伯數歲家酷貧至大寒止得襦母躬夫人自成之令康伯捉熨斗謂康伯曰且箸襦尋作復幘乃云已足不須復幘也母問其故答曰火在熨斗中而柄熱今既箸襦下亦當暖故不須耳母甚異之知為國器晉孝武年十二時冬天晝日不箸復衣但箸單練衫五六重夜則累茵褥謝公諫曰聖體宜令有常陛下晝過冷夜過熱恐非攝養之術帝曰晝動夜靜勝寒靜勝暑此言謝公出歎曰上理不減先帝夜靜寒宜重肅也

言理也

相宣武薨相南郡年五歲服始除相車騎與送故文

武別相沖別傳曰沖字玄叔溫弟也累因指語南

郡此皆汝家故吏佐立應聲慟哭酸感傍人車騎每

自目己坐曰靈寶成人當以此坐還之靈寶玄鞠愛

過於所生

豪爽第十三

王大將軍年少時舊有田舍名語音亦楚武帝喚時賢共言伎藝事人皆多有所知唯王都無所關意色殊惡自言知打鼓吹帝令取鼓與之於坐振袖而起

揚槌奮擊音節諧捷神氣豪上傍若無人舉坐歎其雄爽

王處仲世許高尚之日嘗其恣於色體為之弊左右

諫之處仲曰吾乃不覺爾如此者甚易耳乃開後閣

驅諸婢妾數十人出路任其所之時人歎焉鄧粲晉紀曰敦

性簡脫口不言財其存尚如此

王大將軍首目高朗疎率學通左氏晉陽秋曰敦少稱高率通

朗有鑒裁

王處仲每酒後輒詠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

壯心不已魏武帝樂府詩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缺

晉明帝欲起池臺元帝不許帝時為太子好武養士

一夕中作池比曉便成今太子西池是也丹陽記曰西池孫登

所創吳史所稱西苑也明帝修復之耳

王大將軍始欲下都更分樹置先遣參軍告朝廷諷

旨時賢祖車騎尚未鎮壽春瞋目厲聲語使人曰卿

語阿黑敦小字也何敢不遜催攝面去須臾不爾我將三

千兵槊脚令上王聞之而止

庾稚恭既常有中原之志文康時權重未及己及季

堅作相忌兵畏禍與稚恭歷同異者久之乃果行傾

荆漢之力窮舟車之勢師次于襄陽漢晉春秋曰翼風儀美劭才能

豐瞻少經緯大略及繼兄亮居方州之任有匡維
內外掃蕩群凶之志是時仕又躬浩諸人盛名冠世
翼未之貴也常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清定然
後議其所任耳其意氣如此唯與相友善相期以寧
濟宇宙之事初翼輒發所部奴及車馬萬數率大軍
入沔將謀伐狄遂次于襄陽翼別傳曰翼為荊州雅
有大志每以門地威重兄弟寵授不陳力竭誠何以
報國雖蜀阻險塞胡負凶力然皆無道酷虐易可乘
滅當此時不能罪除二寇以復王業非丈夫也於是
徵役三州悉其帑實成衆五萬兼率荆附治戎大舉
直指魏趙軍次襄陽耀威漢北也

大會參佐陳其旌甲親授弧矢曰

我之此行若此射矣遂三起三疊徒衆屬目其氣十倍
相宣武平蜀集衆僚置酒於李勢殿巴蜀縉紳莫不
來萃相既素有雄情爽氣加爾日音調英發敘古今
成敗由人存亡繫才其狀磊落一坐歎賞既散諸人

追味餘言于時尋陽周馥曰恨卿輩不見王大將軍

中興書曰馥周撫孫也字湛隱有將略曾作敦掾

相公讀高士傳至於陵仲子便擲去曰誰能作此溪

刻自處皇甫謐高士傳曰陳仲子字子終齊人兄載相齊食祿萬鍾仲子以兄祿為不義乃適楚

居於陵曾乏糧三日匍匐而食并李之實三咽而後能視身自織屨令妻擗纊以易衣食嘗歸省母有饋

其兄生鵝者仲子頓頰曰惡用此鵝鵝肉為戒後母殺鵝仲子不知而食之兄自外入曰鵝鵝肉邪仲子出

門哇而吐之楚王聞其名聘以為相乃夫婦逃去為人灌園

相石虔司空豁之長庶也豁別傳曰豁字朗子温之弟累遷荊州刺史贈司空

小字鎮惡年十七八未被舉而童隸已呼為鎮惡郎

嘗住宣武齋頭從征枋頭車騎沖沒陳左右莫能先

救宣武謂曰汝叔落賊汝知不石虔聞之氣甚奮命

朱辟為副策馬於數萬眾中莫有抗者徑致冲還三

軍歎服河朔後以其名斷瘡中興書曰石虔有才幹有文學累有戰功仕至

豫州刺史贈後軍將軍

陳林道在西岸晉陽秋曰逵為西中郎都下諸人共

要至牛渚會陳理既佳人欲共言折陳以如意柱頰

望雞籠山嘆曰孫伯符志業不遂吳錄曰長沙相王

富春人少有雄姿風氣年十九而襲業眾號孫郎平

定江東為許貢客射破其面引鏡自照謂左右曰面

越此豈可復立功乎乃謂張昭曰中國方亂夫以吳

皇帝授以印綬曰舉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陳之間卿

不如我任賢使能各盡其心我不如卿慎勿北渡語

畢而薨年二十有六於是音坐不得談

王司州在謝公坐詠入不言兮出不辭乘迴風兮載

雲旗離騷九歌少語人云當爾時覺一坐無人

相立西下入石頭外白司馬梁王奔叛續晉陽秋曰

度中興書曰初相立篡位國人有孔璞者奉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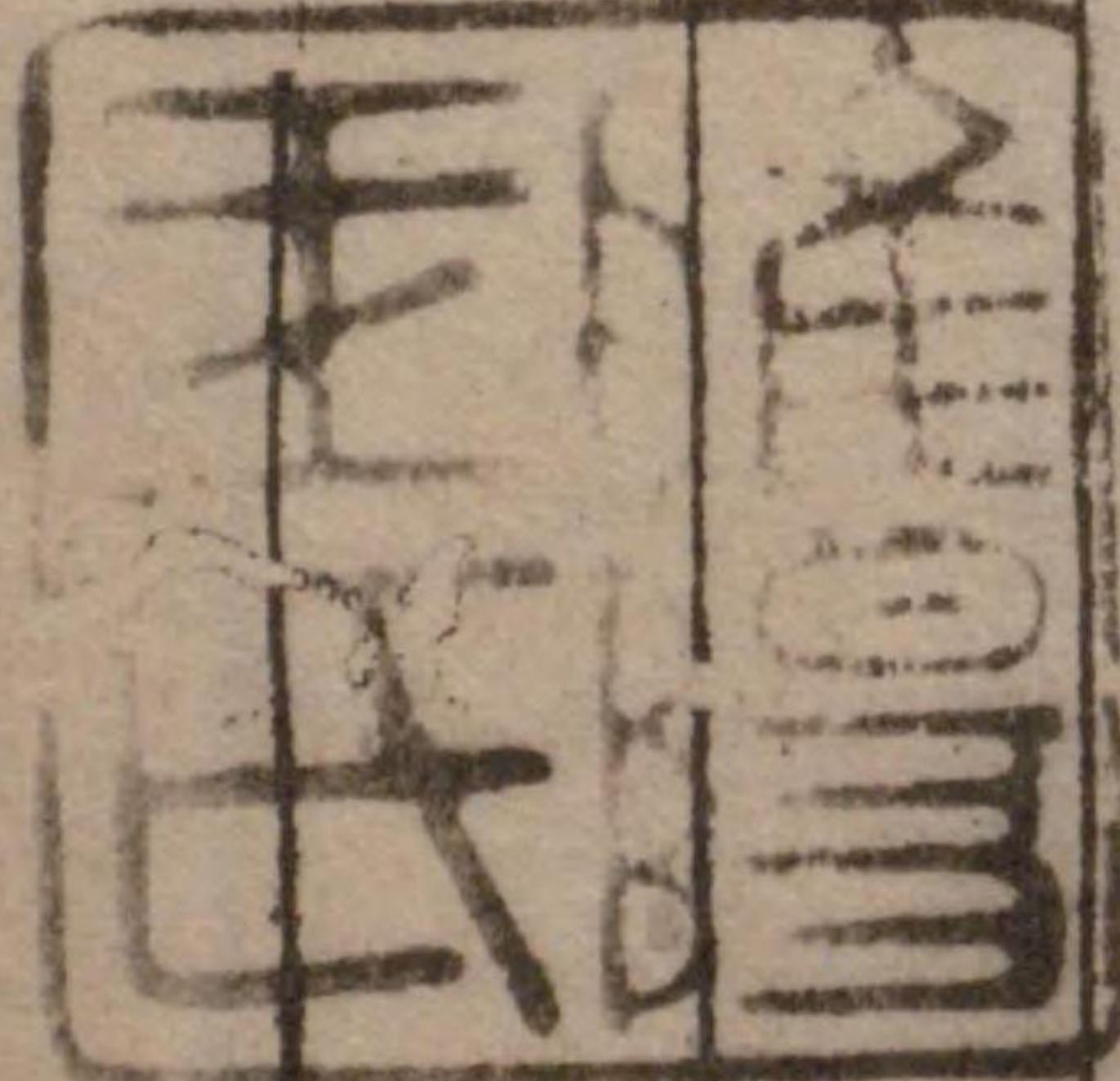
景奔尋陽義旗既興歸朝廷仕至太常卿以罪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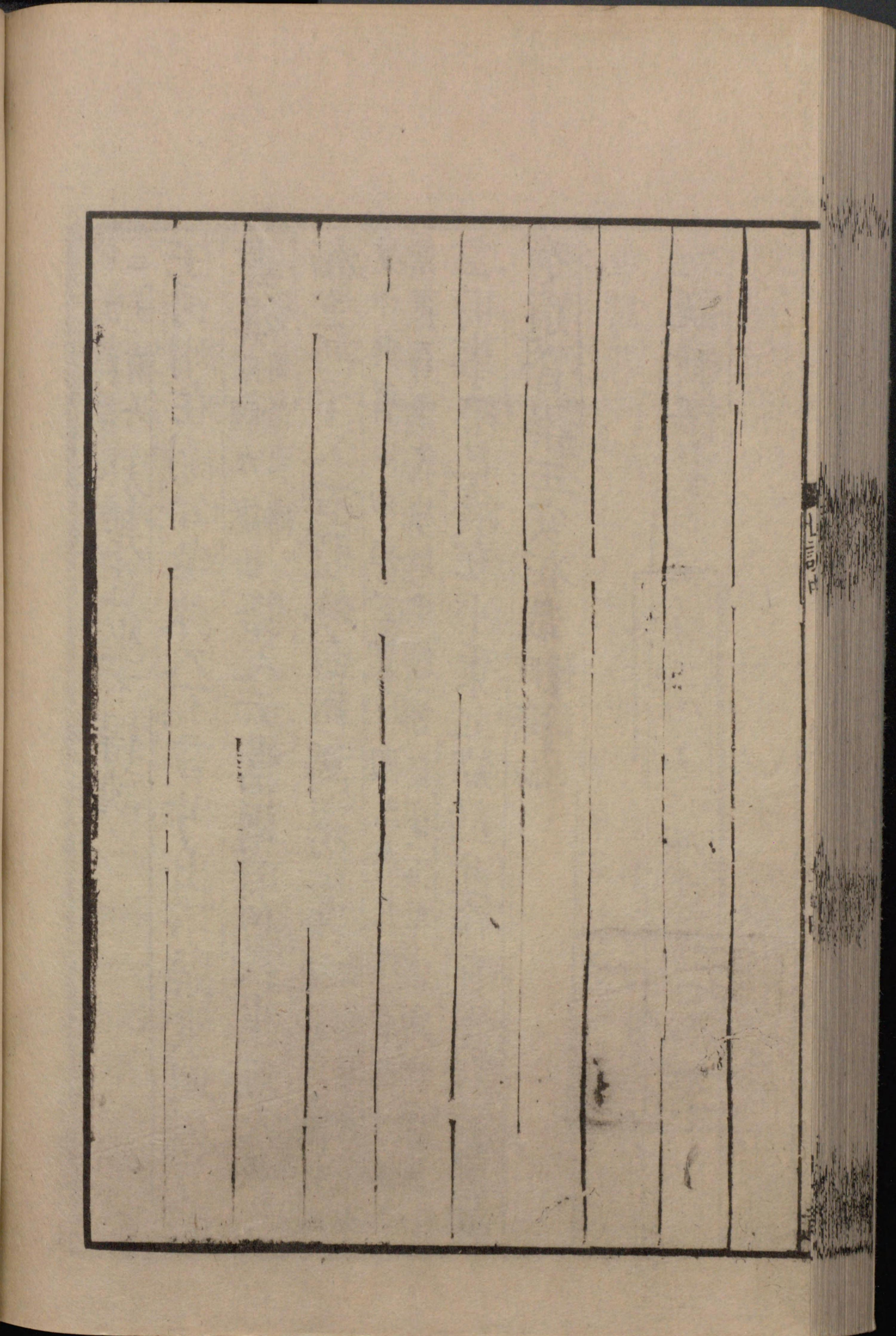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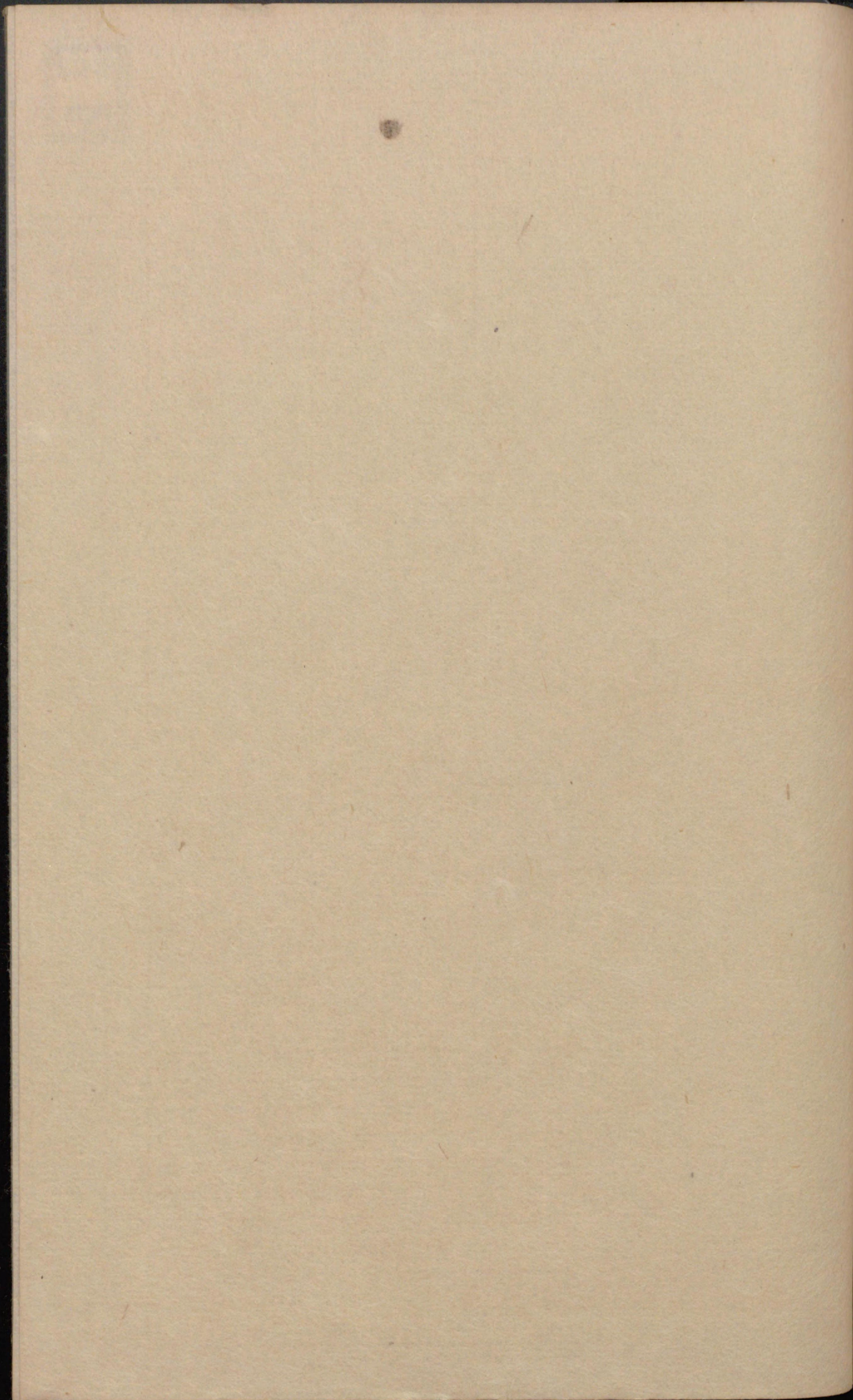
玄時事形已濟在平乘上笳鼓並作直高詠云簫管

有遺音梁王安在哉阮籍詠懷詩也

說新語中

金澤子庫





155
80

